

文学现场

新大众文艺浪潮下的理论回应 与文本实践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综述

游兴莹

摘要：2025年10月24日至26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以“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为核心议题，就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所产生的网络文学创作生态系统重构、产业生态的发展及全球传播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刻研讨。会议表明，网络文学研究正从现象描述及类型归纳迈入更具理论自觉、学科主体性的新阶段，特别是在应对技术所造成的改变、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事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等方面，表现出蓬勃的劲头与开阔的视野。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人工智能；跨媒介叙事

行至今日，中国网络文学已从刚刚兴起的文学现象，演化为深度切入社会文化结构、覆盖全球的复杂生态系统，不仅产生出海量的文本内容以及规模巨大的创作者、读者社群，更衍生出别具特色的产业模式、批评话语以及文化影响力，以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产生的突破性进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和深度对文化生产全链条予以重塑，引发对创作主体性、文本本质和艺术价值的根本性叩问；微短剧、互动叙事、虚拟现实等新兴媒介形式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使大众的文艺接受习惯以及审美范式发生改变。在当

前所面临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概括当下媒介化、数字化、全民化文艺实践的理论概念，势必会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以“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为主题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恰好是对时代语境的及时回应。

一、数智冲击与本体之思： 新大众文艺进程中的网络文学变局

数智浪潮下的本体之思，聚焦于人工智能给网络文学创作、批评和产业结构带来的深层

次挑战及相应的理论回应,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标志着 AIGC 创作已从理论预想快速演进,重塑了网络文学业态的实际效能,本届年会所展开的相关讨论,远超“技术工具论”的浅薄领域,深度触达了文学本体、创作主体性、批评范式与产业伦理等核心层面的深度思辨。

1. 技术赋能、主体消解与伦理困境的浮现

陈定家引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的相关论述,指出我们正处在“符号比实物更突出、副本比原本更突出”的数字化生成时代,从一定意义上看,科学已成为一种“新宗教”,他告知人文学者应警惕自己技术认知的局限,摆脱“冲击—回应”所造成的被动心理局限,研究技术与艺术“共生演进”有无达成的可能性。陈定家认为,网络文学本身便处于“技”与“艺”共生的空间,而身处数智化时代当中的我们,更要在技术起到赋能作用的关键阶段,守护人文情怀与批判思辨力,防止跌入纯粹技术决定一切的论调。

李玮依托深入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呈现出一幅 AI 技术深度渗透网络文学生产链的鲜活图景: AI 写作已从 GPT-3 阶段演变为“实验室产物”,进而促成 DeepSeek 可阶段做出高质量文字的“产业现状”,各大平台作品数量以指数形式快速增多。例如 DeepSeek 发布后,番茄小说平台上的“首秀”作品数量从日常约 1000 部陡增至日更 5000 部以上,这种“AI 水文”的无节制扩散引发双重危机:大量同质化内容把原创“手搓文”的曝光位置给抢占了,使创作新人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编辑的角色不得不从“内容把关人”转变为“AI 鉴别者”,其工作着力点不再是审定文本艺术质量高低,而是甄别是否为 AI 生产作品。现有的 AI 检测工具(如“中雀”)与数字水印技术,在与不断发展的 AI 写作技术对抗中,明显表现出滞后及误判问题,原创作者易陷入“创作未使用 AI”的自证难题。其团队曾以量化测评摸索 AI 文本生成的特点和界限,然而该研究在国内文学期刊投稿以求发表之时,屡因“不懂文学”而被拒登,这说明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在面对新技术冲击时也呈现出某种不适应状态。

李玮团队的警惕跟杨向荣的“焦虑”形成了呼应。杨教授讲道,传统精英化文学批评范式面对海量、快速化、AI 化的网络文本时,容易误入“话语错位”和“处境焦虑”的困境,文学的批评主体正从大学教授、专业批评家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式权威结构走向多元化、数据化的“人机协作共同体”,批评的话语和方法迫切需要革新。他谈到, AI 时代绕不开的底线是文学的核心——“人的情怀”,如何在人机互动的新环境里捍卫文学批评的“温情”、审美范畴与人文特质是新大众文艺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作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倡导人,欧阳友权会长谈到, AI 带来的不只是单纯的工具方面革新,而是“文到艺、艺到娱、娱到产”的行业洗牌和“文学存在方式”的重大变革,他提醒,网络文学研究要始终保持高度的现实敏感性与理论前瞻性,时刻追踪网络文学业态的快速变化,着力研究免费阅读模式的冲击、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崛起等创作方式革命引发的一系列亟待解答的理论问题。

2. 叙事逻辑、数据库美学与后人类境遇

与会学者把技术看作超出单纯的“工具”范畴,触达了文学本体、创作主体性、批评范式和产业伦理等核心领域。张永禄指出,技术的影响已不仅限于外部的生产环节,而是已牢固切入网络文学叙事逻辑和美学形态的内在构成部分。他提出“从‘升级’到‘反升级’”的网络文学叙事变频相关理论,为解读网络文学内部创新的辩证动力提供了合理框架:“升级”叙事是消费文化和游戏化思维催化传统成长小说后形成的当代变体,其呈现的数据化、外显化与线性量化特征(如等级体系),呼应了数字化生存体验以及“成功学”“应试主义”等现实心理需求,在网络空间中自建出一种吸引力强、情感投射浓度高的“世俗宗教”,而“反升级”叙事(有自反式、漫游式与回溯式等几种)则构成了对后人类语境下主体性焦虑、工具理性膨胀的回应,表现为对单一成长路径的“出走”与价值再探索。因此,张教授又进一步点明,“升级”和“反升级”不具有天然的对立性,而是处于“正一反一合”所体现的动态辩证关系情况中。二者的竞逐与融合,共同催生出诸如《诡秘之主》之

类的文本结构稳固、形态繁复的新叙事范式,呈现出网络文学作为“活的文体”所具有的与时代共振、自我更新的强劲活力。

韩模永将研究视野扩散至更广泛的“网络文艺”领域,着眼于超文本小说、互动叙事和AIGC所生成的文本,他指出“数据库”属性是异质文本所共有的美学要点:在主流的网络“类型文”范围里,数据库思维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模块化的拼接逻辑,而在“新文类”中则体现为从早期超文本的“节点—链接”结构向如今依托“大数据—算法”的智能生成过程。韩模永提出,这种“数据库形式”造就了一种可称之为“数据库美学”或“数据叙事学”的新范式,进而导致意义生成机制发生根本转向。“数据库形式”不再着力开展深度、明确、统一的阐释,而是培育出一个受参与者、界面、技术系统和多元语境共同作用的动态“意义场域”。数据库与叙事不是相互对立关系,而是利用特定“排列”(叙事行为)赋予数字以意义,这些重组产品,似乎使得本雅明所提及的机械复制时代消逝的“灵韵”(Aura)回归了——每一个重组品看上去都“独一无二”,然而这种“灵韵”的本质已发生改变:它前端表现为界面外观的独特性,后端事实上是数字代码以及算法逻辑的同质化。这一分析揭示了数字时代艺术“独特性”身后复杂的辩证实质,极具学术洞察力。

汤俏从人物塑造这一具体方面研究了数据库思维的渗透及其限度,她指出,当前学界中所流行的“人设”理论,能有效解读“升级文”“甜宠文”等类型文中稳定的符号调用方法,并且与AIGC基于要素组合的生产逻辑十分契合,但这却很难充分涵盖“后类型化”时代现实、历史等题材中人物复杂的“成长弧光”与社会选择。她以《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里的“守夜人”形象、《大国重工》里一众工程师形象为例,指出若干成功之作里的人物已超出功能化的“人设”符号,进化成在特定历史情形与社会关系当中拼搏、成长并抉择的“复合主体”。因此,相关研究要防止用“人设”这一局部概念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先锋性做出覆盖式解读,精品化创作更是有必要把“设定的精度”与“人物的深度”结合起来。

3. 怀旧、情感与作为文化记忆的数字载体

在技术革新的主流学术话语场景当中,张学谦提供了一份有情感温度和历史深度的必要补充,他通过一场涵盖个人体验和反思的学术“告白”,将与会者的视线引向了20世纪90年代的恋爱模拟游戏《心跳回忆》:在谱系化知识以及后设语境尚未形成的时代,玩家眼中如藤崎诗织等数字角色,并非一个可进行解构的“人设”或文本符号,而是一个拥有真切情感、可和现实维度相媲美的“女神”形象。这种高度的情感附着,根源于游戏机制将理想化恋爱体验与日常生活叙事创造性融合起来,向玩家提供了确证“自我意义”的特殊方法,以及一种由技术中介、自洽且可有效控制的成长体验。此项研究不只是对一段特定数字文化记忆的用心挖掘,更挑明了—个关键议题:在网络文化研究普遍急于“向前看”的潮流当中,那些生成了当代网络一代基本情感构造、媒介使用习惯和交互方式的早期数字实践,以及其历史脉络与当下网络文艺发展肌理间的深层联系正趋于模糊,有待于被系统地追溯与整合。他提出,作为齐泽克意义上的“绝对物”,数字角色在数据层面一直持存并可被无限次反复使用,这亦和韩模永教授有关数据库时代“灵韵”变异的论点,达成了深层次的理论对话。

二、理论建构与价值坐标： 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网络文学再定位

作为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新大众文艺”是一个极具学术张力的理论概念,与会学者针对其内涵展开的说明、运用与反思,构成会议理论探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在对网络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展开价值再定位。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网络文学研究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的深层转向,更试图在媒介变革及文化转型的双重情形下,重新锚定其审美特质和社会功能。然而在创作实践及新兴技术快速更迭的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具体内涵及理论边界尚需进一步厘清。

1. 作为典型与新范式: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历史坐标

基于网络文学的固有属性,周志雄认为中国网络文学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通过对大量网络作家展开访谈,周志雄梳理出网络文学庞大的传承谱系:从《山海经》、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到金庸武侠、红色经典,乃至西方奇幻文学与日本动漫作品,皆为网络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养分。张学谦认为,互联网媒介的变革性力量明显加快了传统“雅—俗”文学二元结构的瓦解。网络文学在实践中把精英文学的思辨深度与大众文学的平易可读性自然结合,呈现出活力与韧性相耦合的多元态势。他将网络文学放到中国文艺现代化整体进程中加以考察,称其为电子媒介时代大众文化创造力的一次历史性迸发。

夏烈对“新大众文艺”概念进行了政治美学维度的纵深剖析。他敏锐地指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内含一个由两个“新”组成的张力场:其一是21世纪以来经由互联网新媒介技术赋权、自下而上茁壮生长的“自然之力”与“发展之力”;其二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自上而下提倡的价值规范和“新思想”要求。网络文艺在这两种力量构成的张力场中存续与演进。由此,他进一步将网络文艺发展的核心趋势归纳为“五化”:主流化、精品化、IP化、国际化与数智化。其中,国家级文艺奖项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正式吸纳与认可,使“精品化”成为连接技术赋能、市场诉求与文化使命的“最大公约数”。这一论点为我们解读网络文学所处的政策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搭建了关键性的分析框架。

在理论创建的维度上,贺予飞指出,网络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代表,它的美学特征集中呈现为“时代史诗性”和“人民美学”的结合。网络作家有意识地书写新时代的繁荣之景,建构起了一种包含现实关怀、时代氛围和价值引领的“温暖的现实主义”,体现出与以往通俗文艺不同的“新大众文艺”的独特审美风采。这一观点从美学形态与主题取向上进一步充实了“新大众文艺”概念的理论内涵,表明网络文学不仅在媒介与市场上具有大众性,更在情感结构与社会功能上呼应了新时代的文化建构要求。

2. 批评的民主化转型:“社交共评”与新大

众评论生态

与大众化的创作维度相呼应,与会学者认为,文学批评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民主化转型。周兴杰将其归纳为“走向‘社交共评’”的趋势,以说明新大众文艺批评的主阵地已从学术期刊、专业报刊大规模转移至数字媒介的碎片化空间,如视频弹幕、社交话题分享区、读书APP“本章说”及短视频评论区。在此类空间中,文学批评的特点表现为高度口语化、情绪化、片段化且具有强交互性的“数字化在场”交流。他认真剖析了“次生口语文化”在其中的鲜活体现:营造面对面交流在场感受的颜文字与表情包、借鉴传统曲艺养分发展出的电子评书式“吐槽”,还有在特定社群内通行起来的“行话”和社交隐语等。尽管这类评论往往篇幅短小、语带戏谑且情感鲜明,却与评论者的日常经验、身份认同密切交织,生成“如在眼前”的生动效果。这种“社交共评”虽然存在跟风化、舆情化及浅显化的隐忧,但其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实质上打破了专业批评的话语垄断,使普通读者、观众、用户也能主动参与意义生产,成为作品最终文化意义不可或缺的生成环节。

唐小娟对起点读书“本章说”中“大V式批评”展开个案研究,为上述理论提供了具体例证。她指出,此类由知名UP主和资深读者主导的批评,搭建起了“UP主—普通读者—平台算法”三元互动的新生态,很好地推动了文学批评的普及化和大众的参与。

3. 理论资源的整合与本土话语的探寻

虽然本次会议并未设立专门的中西文论对话板块,但学者们在具体论述中依然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及整合意识。在具体学术问题的分析中,他们不仅巧妙结合如后人类主义、数据库消费、跨媒介叙事、粉丝文化等西方当代理论,同时也不乏对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本土经验有意识的归纳总结。

单小曦以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为着眼点,提出了“用户生产者”和“用户意识形态”这一组极具批判意识与当代特性的概念。在新媒介文艺再生产阶段,众多用户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深度参与内容创作、传播与意义重塑的“生产者”,由此所催生的“用户意识形

态”对传统精英所主导的文化规范和知识生产方式产生质疑,并随后与之自觉疏离,凸显出鲜明的去中心化和大众化属性。

这一“实践催生真知”的理论建设办法,比仅仅空谈“体系建构”更具可行性,并与鲍远福的观点形成呼应。鲍远福指出,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核心职责是“系统考察新媒体与当代文学艺术活动的关系,重估传统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研究的价值,构建适合新媒体语境的文艺理论新体系”。本次会议的相关研讨可谓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坚实一步。

三、文本新变与叙事实验： “后类型化”时代的创作景观

立足于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宏观视域,本次会议对网络文学文本的最新发展态势展开深度辨析。当前,网络文学已步入“后类型化”阶段,核心特征表现为类型体系的深度交融、创作主体对叙事套路的自觉祛魅,以及对传统类型边界的持续探索。这一结构性转型,直接促使网络文学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和美学风格发生系统性创新,在文本层面具体表现为类型的杂合、实验性叙事的激增以及审美表达的日趋精妙。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单一类型的套路化书写,而是积极开展跨类型元素嫁接,并在世界观构建、情节推进与角色刻画上自觉注入现实关怀、哲学思考和人文深度,推动网络文学朝着更成熟、更具有艺术自觉的形态跃进。

1. 类型融合、范式突破与“反类型化”潮流

“后类型化”是把握当下网络文学创作趋势的关键理论视角。早期相对明晰的如玄幻、仙侠、都市等类型分野,正高度杂糅各种类型元素,日益被各种“某某+”的复合型态(如“克苏鲁+修仙”“科幻+废土”“都市+异能+商战”)所取代。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题材拼贴。孙若瑄剖析“克苏鲁修仙”的范式转换,与周逸潇对《道诡异仙》跨文化叙事转译机制的相关研究共同揭示出,成功的类型融合往往根植于对深层文化逻辑的嫁接、对受众集体心理的精准把握,以及对世界观的根本性重建。在此背景下,自觉的“反类型化”创作已成为彰显作者主

体性与艺术自觉的重要走向。

在线上分会场中,郑诗棋、戢海峰以“突破类型的边界”为命题,对《道诡异仙》展开研讨,他们指出《道诡异仙》通过改变传统修仙文升级逻辑、引入难以名状的恐怖美学,对已有类型进行了成功改进与革新。此类作品通常借助解构经典套路、设置高智博弈情节、深挖复杂人性来维系叙事张力。正如邓添尹对《十日终焉》中“人异化”新变的分析所指出的,文本阅读所提供的“爽感”已从简单的力量增长转向了智识领域的挑战、道德领域的困境与存在层面的思索。

2. 叙事空间、世界建构与多模态“沉浸式”美学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显著增长。吴长青强调创作者须具备“过命性”的生活体验,超越对生活表象的采集,实现“价值及物”,在文学创作中平衡真实与虚构、现实感与阅读爽感。此观点呼应了“后类型化”阶段对创作深度以及艺术整合能力的高要求,也反映出网络文学在走向“精品化”发展过程中需达成题材与美学的双重突破。

“世界系”作品对“世界建构”的高艺术性追求,在新大众文艺时代为网络文学研究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文本。金方廷的研究发现,在这类创作中,城市不只是常见的叙事空间及场所,更是个体“幻梦”与主体性培育的试验场所,小说通过刻画个体欲望的达成去体现个人主体性的成长与证成,塑造出既努力成就自我、又符合社会要求的“合格”城市主体。这类创作的叙事模式存在一定相似性,但其通过社会成就来印证个体价值的倾向,隐微地挑战了传统言情叙事对情感与性的过度聚焦,体现出网络文学在“后类型化”阶段对现实逻辑的渐进接纳和重构。王作伟对《一剑独尊》中多维空间设计的诗学和权力秩序的分析,以及王幸逸对无限流小说“媒介语法”进行的探讨,皆聚焦叙事空间自身所具有的复杂结构和象征意义。设定一个逻辑自洽、构思新颖且细节充盈的“世界观”,已成为网络文学核心吸引力与IP价值的源头。正如雷雯、侯晋美等学者所指出的,“世

界观”正被论证为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这种对宏大、异质空间的想象性建构,与张学谦所揭示的、源自20世纪90年代游戏文化的那种安全、可控、可供情感投射的“日常之家”式的微观空间,共同构成了网络文艺叙事空间美学的两极,拓展了其空间诗学的理论维度。

与此同时,音视频平台的深度介入,也推动着网络文学的审美认知从单一的文字阅读转向多模态、强互动、深沉浸的综合感官体验。颜术寻基于网络文学生成机制指出,网络文学类型化叙事是受市场导向影响而产生的必然产物,其类型的裂变及细化是市场反馈、栏目迎合的必然结果。这一观察勘察到“后类型化”阶段的内在动力:既有市场机制造成的类型固化,也有创作者于灵感困境之中主动寻求突破的探索。张新月分析“扫文视频”“反应视频”及有声书等“再媒介化”实践后得出结论,这些形式凭借视觉影像、声音演绎、主播实时反应等途径,不仅扩展了文本的传播边界,也增强了受众的临场感与情感卷入。宗清扬则聚焦于IP转化中的“听觉突围”,探讨广播剧、有声剧等声音叙事给网络文学改编注入的新叙事活力与情感广度。这些研究共同揭示出,网络文学的“文本”概念正在持续扩容,其美学体验日益走向综合化与立体化。

四、产业融合与全球传播： 网络文学的生态演进与边界拓展

网络文学不是封闭的文本系统,而是深度渗透当代文化产业与国际传播网络的活跃节点。本次研讨会对文化产业动态与网文出海的研讨,密切关注一线实践,显示出鲜明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学者们不仅密切留意网络文学IP的跨媒介转变及价值拓展,更敏锐捕捉到了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对传统网文IP开发模式造成的冲击、重构,倡导行业创建从创作源头到多形态开发的协同机制,以防止网络文学在产业激变的风口成为被架空的内容“管道”。与此同时,与会学者深入剖析了平台机制、算法推荐和人机协同生产等关键环节系统性重塑网络文学生态的方法,强调技术助力、价值引导及人文坚

守在网络文学生态演进中的重要性。这些研讨共同表明,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创作活力、技术应用、产业机制与文化责任之间打造动态平衡,从而使其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背景下,真正成为具有持久生命力与传播力的“新大众文艺”。

1. IP开发、产业联动与微短剧的冲击

微短剧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兴起,在叙事模式上广泛引用甚至直接移植网络文学的“爽点”设计,但在生产链条上却出现了与网络文学IP源头“脱钩”的现象。微短剧制作方倾向于绕过IP授权,聘用编剧进行原创或改编公版作品,导致网络文学核心创作力和文艺价值的“转移”与“流失”。网络文学作为故事灵感的“资源库”,需重塑其作为核心IP源头的关键地位,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同开发机制。如何在产业变革中避免网络文学IP沦为单纯的内容“管道”,已成为关乎网络文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课题。江秀廷提出的“创意编辑”概念,是对网络文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调试。创意编辑作为文化内容生产的指导者和实践者,可在IP开发、海外传播与主流化进程中发挥顶层设计功能,进而得以动态地优化网络文学的生态建构。此视角进一步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对平台算法和资本逻辑的偏重,揭示了“人的能动性”在产业演进中的持续价值。此外,林然对以网络文学IP为核心驱动力的短视频、有声书、动漫等多业态融合路径的探讨,正是对这一现实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

在产业与传播维度,多位学者关注到IP的跨媒介开发已成为网络文学产业化的核心动力和价值实现路径。李展对《步步惊心》IP形成的“星丛式”诗学建构的研究,以及谢佳妤对《苍兰诀》影视化成功反哺原著IP价值的探究,都揭示了优质IP如何通过不同媒介形态实现叙事延展、构建互文网络,并产生持续的长尾效应。这些研究深入剖析了当下网络文学产业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微短剧产业在崛起的同时,也摄取着网络文学的叙事养分,进而呈现出了产业链“脱钩”的趋势,这损害了网络文学的核心IP源头利益,导致价值流失。概而言之,学者们的回应聚焦于机制构建与人的能动性,无论

从“创意编辑”的顶层设计,还是从多业态融合的开发路径,都着重强调须通过制度创新与角色重塑,将网络文学重新锚定为跨媒介开发的價值原点与驱动中枢。这些研究不约而同指向了一个关键命题:网络文学产业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从被动的内容供应,转向主动引领、深度参与多元协同、利益共享的网络文学 IP 的生态建构。

2. 平台机制、生产模式与“人机协同”实验

在本次研讨会上,产业研究亦将平台视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对其展开了深入的制度性剖析。吉云飞从平台经济逻辑如何重塑“用户主导内容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入手,揭示了资本、算法、社区规则及用户行为四者在网络文学生产、流通与评价环节中的协同机制,以及其共同建构的网络文学生态全貌。付慧青从技术赋能和媒介升维的角度指出,网络文学正经历系统性的革新,它的“新变”和“新大众文艺”的“新质”有着深刻的互构联系,技术更新带来创作平权和形式创新,价值失范、精神失重等风险也随之而来。因此,在推进产业融合与全球传播的过程中,需辩证处理技术赋能与价值重构的关系,探索数字时代文艺生态的引导途径,以构建起健康、有序且富有活力的数字时代文艺生态。

张慧伦从研究方法层面提出,文本数据库建设可起到保障网络文学 IP 开发、重塑评价体系 and 保存历史史料的作用。这项基础性工作对产业融合及网文出海进程中数据策动的决议优化大有裨益,也为网络文学的多维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刘晔注意到数智时代 Z 世代文化消费的欲望生产,指出生成式 AI 利用个性化推荐及内容生成的方式,革新了新一代受众的欲望结构及文化参与方式。平台作为“欲望生产的驱动者”,正在重新界定文化消费的个性化与即时性,这一研究为理解网络文学在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兴业态中的传播逻辑提供了受众层面的阐释。

邱慧婷则进一步把网络文学生产模式的历史演进归纳为三个阶段:早期互联网乌托邦时代的无拘创作、平台资本发展后主导的 PUGC (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模式,以及目前以 AIGC

深度融入为标志的“人机协同”新阶段。这一演进过程表明,技术已从外在属性的工具逐步转化为驱动文艺形态变革的内生因素。郑梦琦借助扎根理论,对网络文学平台内部的筛选指标及运作机制展开了深度研究。严立刚则认为人工智能是“网络文艺的新引擎”,尽管其最终的伦理形态及产业影响还处于激烈的动态演变之中。

3. 出海传播:从“文化折扣”到“在地共生”

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是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本次会议着重研讨的议题。王小英的研究别具全局视野,在探讨网络文学出海时,她巧妙地借用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形象地勾勒出网文海外传播像涟漪一般从近到远、可灵活扩散的样式,指出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从根本上与中国综合文化影响力正相关,但最终取决于海外受众基于自身文化需求的选择。她以越南市场为例,指出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力已在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之上,成为当地读者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渠道。面对出海期间必然出现的“文化折扣”及本土化改造,王小英提出无需过度焦虑,而应秉持“义利统一”的长远视角,坚持以辩证方式探寻出海过程中文化担当(义)和经济效益(利)的平衡。这个观点和龚岚所提出的“基于网文内容理解的全球传播策略”形成互补,但龚岚更侧重主动调整内容的表达方式,以此来适配目标市场的文化审美与接受逻辑。

李玉萍认为网络文学应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在探求“爽感”的同时承载文化情怀和现实关怀,以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需要,同时也要重视创作的“现实性”,以增进人民的精神力量。这一理念从价值导向的层面为网络文学产业化及出海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撑,说明产业融合不仅限于商业模式和传播渠道,更需注重内容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感召力。

更多研究深入到具体区域与个案层面。姚雪解读了网文在俄罗斯出版市场与线上社区的传播态势;李丹丹探讨了从单一文本出海到“网文+影视+动漫”多模态 IP 协同出海的路径与挑战;赵嘉琦则对当前网文海外传播的研

究范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主张跨越单向输出的“文化中心思想”视角,转而关注传播过程中多级主体互动形成的创造性转化与意义再生;冯永平对内蒙古网络文学“北疆叙事”及“多元中国性”建构的研究,则提供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实例;内蒙古网络作家把民族史诗、草原文化与现代都市经验相结合,构筑起“双螺旋共生”的叙事体系,这不仅拓展了网络文学的题材版图,也为从文学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文化实践案例。上述研究共同勾勒出一幅多层次、多渠道、注重双向对话与在地融合的网络文学全球传播图景。

五、学术共同体建设与未来展望

在大会闭幕式上,禹建湘用“感谢、丰富、期待”三个词精炼概括本次会议的盛况及研究成果,欧阳友权会长的总结陈词则充满了一位学科拓荒者的深沉感慨、清醒认知与殷切期望。他回顾了网络文学研究从筚路蓝缕到成为一门“显学”的历程,将其归因于两大动力: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二是网络文学自身凭借海量作品、庞大受众与全球影响力而挣到的“底气”。面对AIGC、免费模式等引发的行业剧变,他疾呼学界应保持密切跟踪,因为“创作方式的革命必然引发文学存在方式的系列理论问题”,而他最为掷地有声的呼吁,是号召全体网络文学研究者团结起来,“冲破鄙视链”。欧阳会长认为,在传统中文专业领域内,无形中存在着一条从古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学的“鄙视链”,网络文学一直处于“鄙视链”的末尾,而要转变这一现状,不能寄望于他人,只能依靠研究者自身产出扎实、厚重、具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在主流学术场域中一步步争取话语权。他观察到,《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顶级学术期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对网络文学、新媒体研究的关注和接纳程度已大幅提高,这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发展契机。他勉励网络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者,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坚持,选定方向坚持钻研十年,一定可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他和一批早期开拓者的学术经历,正是这番话的最有力例证。

欧阳会长的劝勉精准剖析了本次会议的深层意义:本次会议不仅限于具体研究成果展示与交流,更是网络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一次精神汇聚,就会议的总体情形来说,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已呈现出如下明显特征与积极走向:

其一,前沿敏感性与时代同步性。会议对AIGC冲击、微短剧兴起、“社交共评”等最新现象觉察敏锐,讨论切中实质,充分显示了新大众文艺开展进程中,网络文学与时代文化脉搏同频共振的天然属性。

其二,理论自觉与跨学科视野。学者们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已超越单纯现象描述以及类型归纳的阶段,走向主动征引并创造性转化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媒介学、技术哲学等多学科理论资源,构建更具解释力和批判性自主分析框架的新征程。

其三,实证精神与现场关切。会议发表的大量研究建立在细致的文本分析、数据统计、线上田野调查、平台机制剖析,以及对创作者、编辑、运营者的深度访谈之上,呈现出紧密对接创作现场与产业实践的研究取向。

其四,代际传承与团队合力。会议不仅招聚了欧阳友权、陈定家等一众网络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以及禹建湘、周志雄、王小英等学术骨干力量,还吸纳了不少“90后”“00后”博士、硕士新兴人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梯队,同时,线上会场的火爆,更是青年学子积极参与的有力明证,彰显了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人才辈出的蓬勃生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跨媒介叙事研究”(23CZW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游兴莹,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文学、文化传播、文化产业学。